元史/卷1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九 ◄

元史卷一百二十
列傳第七

► 卷一百二十一

察罕　札八兒火者　朮赤台　鎮海　肖乃台　吾也而　曷思麥里

察罕〈亦力撒合　立智理威〉

察罕，初名益德，唐兀烏密氏。父曲也怯律，為夏臣。其妾方懷察罕，不容於嫡母，以配掌羊羣者及里木。察罕稍長，其母以告，且曰：「嫡母已有弟矣。」

察罕武勇過人，幼牧羊於野，植杖於地，脫帽置杖端，跪拜歌舞。太祖出獵，見而問之。察罕對曰：「獨行則帽在上而尊，二人行則年長者尊，今獨行，故致敬於帽。且聞有大官至，先習禮儀耳。」帝異之，乃挈以歸，語光獻皇后曰：「今日出獵得佳兒，可善視之。」命給事內廷。及長，賜姓蒙古，妻以宮人弘吉剌氏。嘗行困，脫靴藉草而寢。鴞鳴其旁，心惡之，擲靴擊之，有蛇自靴中墜。歸，以其事聞。帝曰：「是禽人所惡者，在爾則為喜神，宜戒子孫勿殺其類。」

從帝略雲中、桑乾。金將定薛擁重兵守野狐嶺，帝遣察罕覘虛實，還言彼馬足輕動，不足畏也。帝命鼓行而前，遂破其軍。圍白樓七日，拔之，以功為御帳前首千戶。從帝征西域孛哈里、薛迷思干二城。回回國主札剌丁拒守鐵門關，兵不得進。察罕先驅開道，斬其將，餘眾悉降。又從攻西夏，破肅州。師次甘州，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，察罕射書招之，且求見其弟，時弟年十三，命登城於高處見之。且遣使諭城中，使早降。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，殺曲也怯律父子，并殺使者，併力拒守。城破，帝欲盡坑之，

察罕言百姓無辜，止罪三十六人。進攻靈州，夏人以十萬眾赴援，帝親與戰，大敗之。還次六盤，夏主堅守中興，帝遣察罕入城，諭以禍福。眾方議降，會帝崩，諸將擒夏主殺之，復議屠中興，察罕力諫止之，馳入，安集遺民。

太宗即位，從略河南。北還清水答蘭答八之地，賜馬三百、珠衣、金帶、鞍勒。皇子闊出、忽都禿伐宋，命察罕為斥候。又從親王口溫不花南伐，歲乙未，克棗陽，及光化軍。未幾，召口溫不花赴行在，以全軍付察罕。丁酉，復與口溫不花進克光州。戊戌，授馬步軍都元帥，率諸翼軍攻拔天長縣，及滁、壽、泗等州。定宗即位，賜黑貂裘一、鎔刀十，命拓江淮地。

憲宗即位，召見，累賜金五十兩、珠衣一、金綺二匹，以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，賜汴梁、歸德、河南、懷、孟、曹、濮、太原三千餘戶為食邑，及諸處草地，合一萬四千五百餘頃，戶二萬餘。未幾，復召，賜金四百五十兩、金綺、弓矢等物。乙卯卒。贈推忠開濟翊運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河南王，謚武宣。子十人，長木花里。

木花里事憲宗，直宿衞，從攻釣魚山，以功授四斡耳朵怯憐口千戶，賜金幣及黃金馬鞍勒。世祖即位，賜金五十兩、珠二串。至元四年，攻宋，自江陵略地回，至安陽灘，宋兵扼其歸路，木花里奮擊敗之。都元帥阿朮墜馬，宋軍追及之，木花里挾之上馬鏖戰，退宋兵，由是得免。特賜銀二百五十兩，佩金虎符。為蒙古軍萬戶。復攻襄樊有功，卒于軍。贈推誠宣力功臣、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梁國公，謚武毅。從孫亦力撒合。

亦力撒合，祖曲也怯律。太祖時，得召見，屬皇子察哈台，為札魯火赤。父阿波古，事諸王阿魯忽，居西域。至元十年，擇貴族子備宿衞，召亦力撒合至闕下，以為速古兒赤，掌服御事，甚見親幸，有大政時以訪之，稱之曰秀才而不名。

嘗奉使河西還，奏諸王只必帖木兒用官太濫，帝嘉之。擢河東提刑按察使，逐平陽路達魯花赤泰不花。召還，賜黃金百兩、銀五百兩，以旌其直。進南臺中丞。帝出內中寶刀賜之曰：「以鎮外臺。」時丞相阿合馬之子忽辛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恃勢貪穢，亦力撒合發其姦，得贓鈔八十一萬錠，奏而誅之。并劾江淮釋教總攝楊輦真加諸不法事，諸道竦動。

二十一年，改北京宣慰使。諸王乃顏鎮遼東，亦力撒合察其有異志，必反，密請備之。

二十三年，罷宣慰司，立遼陽行省，以亦力撒合為參知政事。已而乃顏果反，帝自將征之。時諸軍皆會，亦力撒合掌運糧儲，軍供無乏。東方平，帝嘉其先見，且餉運有勞，加左丞。二十七年，命尚諸王算吉女，親為資裝以送之，併贈玉帶一。改四川行省左丞。二十九年，再賜玉帶一。元貞元年，成宗即位，入朝，卒。弟立智理威。

立智理威，為裕宗東宮必闍赤，典文書。至元十八年，蜀初定，帝閔其地久受兵，百姓傷殘，擇近臣撫安之，以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。時方以闢田、均賦、弭盜、息訟諸事課守令，立智理威奉詔甚謹，民安之，使者交薦其能。會盜起雲南，號數十萬，聲言欲寇成都。立智理威馳入告急，言辭懇切，繼以泣涕。大臣疑其不然，帝曰：「雲南朕所經理，未可忽也。」乃推食以勞之。又語立智理威曰：「南人生長亂離，豈不厭兵畏禍耶？御之乖方，保之不以其道，故為亂耳。其歸以朕意告諸將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捨之，毋多殺以傷生意，則人必定矣。」立智理威至蜀，宣布上旨。

俄召為泉府卿，後遷刑部尚書。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，宰相桑哥方事聚斂，眾阿其意，鍛煉枉服。立智理威曰：「刑部天下持平，今輦轂之下，漕臣以冤死，何以正四方乎？」即以實聞。以是忤丞相，出為江東道宣慰使。在官務興學，諸生有俊秀者，拔而用之，為政嚴明，豪民猾吏，縮手不敢犯，然亦無所刑戮而治。元貞二年，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。蜀有婦人殺夫者，繫治數十人，加以箠楚，卒不得其實，立智理威至，盡按得之。

大德三年，以參知政事為湖南宣慰使，繼改荊湖。荊湖多弊政，而公田為甚。部內實無田，隨民所輸租取之，戶無大小，皆出公田租，雖水旱不免。立智理威問民所不便凡十數事上於朝，而言公田尤切。朝議遣使理之。會有詔，凡官無公田者，始隨俸給之，民力少蘇。七年，再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。八年，進左丞。雲南王入朝，所在以驛騎縱獵。立智理威曰：「驛騎所以傳命令，事非有急，且不得馳，況獵乎！」王憚，為之止獵。蜀人饑，親勸分以賑之，所活甚眾。有死無葬者，則以己錢買地使葬。且修寬政以撫其民，部內以治。

十年，入朝，帝以白金對衣賜之，加資德大夫、湖廣行省左丞。[1]湖廣歲織幣上供，以省臣領工作，遣使買絲他郡，多為奸利，工官又為刻剝，故匠戶日貧，造幣益惡。立智理威不遣使，令工視賈人有藏絲者擇買之，工不告病，歲省費數萬貫。他郡推用之，皆便。

至大三年，以疾卒於官，年五十七。初贈資德大夫、陝西行省右丞、上護軍、寧夏郡公，謚忠惠。再贈推誠亮節崇德贊治功臣、榮祿大夫、中書平章政事、柱國、秦國公。子二人：長買訥，翰林學士承旨；次韓嘉訥，御史大夫。孫達理麻，內府宰相。

札八兒火者

札八兒火者，賽夷人。賽夷，西域部之族長也，因以為氏。火者，其官稱也。札八兒長身美髯、方瞳廣顙，雄勇善騎射。初謁太祖于軍中，一見異之。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。一夕，汪罕潛兵來，倉卒不為備，眾軍大潰。太祖遽引去，從行者僅十九人，札八兒與焉。至班朱尼河，餱糧俱盡，荒遠無所得食。會一野馬北來，諸王哈札兒射之，殪。遂刳革為釜，出火于石，汲河水煮而啖之。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：「使我克定大業，當與諸人同甘苦，苟渝此言，有如河水。」將士莫不感泣。

汪罕既滅，西域諸部次第亦平。乃遣札八兒使金，金不為禮而歸。金人恃居庸之塞，冶鐵鎖關門，布鐵蒺藜百餘里，守以精銳。札八兒既還報，太祖遂進師，距關百里不能前，召札八兒問計。對曰：「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，騎行可一人。臣向嘗過之。若勒兵銜枚以出，終夕可至。」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。日暮入谷，黎明，諸軍已在平地，疾趨南口，金鼓之聲若自天下，金人猶睡未知也。比驚起，已莫能支吾，鋒鏑所及，流血被野。關既破，中都大震。已而金人遷汴。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，顧謂左右近臣曰：「朕之所以至此者，札八兒之功為多。」又謂札八兒曰：「汝引弓射之，隨箭所落，悉畀汝為己地。」乘輿北歸，留札八兒與諸將守中都。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，賜養老一百戶，并四王府為居第。

札八兒每戰，被重甲舞槊，陷陣馳突如飛。嘗乘橐駝以戰，眾莫能當。有丘真人者，有道之士也，隱居崑（崙）〔崘〕山中。[2]太祖聞其名，命札八兒往聘之。丘語札八兒曰：「我嘗識公。」札八兒曰：「我亦嘗見真人。」他日偶坐，問札八兒曰：「公欲極一身貴顯乎？欲子孫蕃衍乎？」札八兒曰：「百歲之後，富貴何在？子孫無恙，以承宗祀足矣。」丘曰：「聞命矣。」後果如所願云，卒年一百一十八。贈推忠佐命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涼國公，謚武定。二子：阿里罕，明里察。

阿里罕蚤從札八兒出入行陣，勇而善謀。憲宗伐蜀，為天下質子兵馬都元帥。生哈只，終湖南宣慰使，贈推誠保德功臣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司徒，追封涼國公，謚安惠。生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養安、太府監丞阿思蘭、太僕寺丞補孛。養安生阿葩實，太僕寺卿。

明里察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涼國公，謚康懿。生戶部尚書亦不剌金、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哈剌。

朮赤台

朮赤台，兀魯兀台氏。其先剌真八都，以材武雄諸部。生子曰兀魯兀台，曰忙兀，與扎剌兒、弘吉剌、亦乞列思等五人。當開創之先，協贊大業。厥後太祖即位，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為氏，號五投下。朔方既定，舉六十五人為千夫長，兀魯兀台之孫曰朮赤台其一也。

朮赤台有膽略，善騎射，勇冠一時。初，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，諸部畏之。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眾來侵，兵戰不利。[3]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：「事急矣，羣下忠勇無踰朮赤台者，宜急遣之拒敵。」從之。朮赤台承命，單騎陷陣，射殺鮮昆，降其大將失列門等，遂併有怯列之地。乃蠻、滅兒乞台合兵來侵，諸部有陰附之者，不虞太祖領兵卒至，諸部潰去，乘勝敗之，朮赤台俘其主扎哈堅普及二女以歸，諸部悉平，與扎哈堅普盟而歸之。未幾，乃蠻復叛，朮赤台以計襲扎哈堅普，殺之，遂平其國。

朮赤台始從征怯列亦，自罕哈啟行，歷班真海子，間關萬里，每遇戰陣，必為先鋒。帝嘗諭之曰：「朕之望汝，如高山前日影也。」賜嬪御（木）〔亦〕八哈別吉、[4]引者思百，俾統兀魯兀四千人，世世無替。

子怯台，材武過人，自太宗及世祖，歷事四朝，以勞封德清郡王，賜金印。丙申，賜德州戶二萬為食邑。至元十八年，增食邑二萬一千戶，肇慶路、連州、德州洎屬邑俱隸焉。怯台薨，子端真拔都兒襲爵為郡王。太宗時與亦剌哈台戰，勝。帝即以亦剌哈〔台〕妻賜之。[5]

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，怯台子哈答與忽都忽跪而自獻于前曰：「臣父祖幸在先朝，當軍旅征伐之寄，屢立戰功。今王師北征，臣等幸少壯，願如父祖以力戰自效。」既得請，於是戰于石木溫都之地。諸王哈丹、駙馬臘真與兀魯、忙兀居右，諸王塔察兒及太丑台居左，合必赤將中軍。兵始交，獲其將合丹斬之，外剌之軍遂敗衄。又戰于失烈延塔兀之地，當帝前混戰，至日晡勝之。帝賜以黃金，將佐吏卒行賞各有差。李璮叛，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羊哈台闊闊出往討之，哈答與兀魯納兒台亦在行。璮平，與有功焉。

哈答子脫歡，亦嘗從諸王徹徹都討只兒火台，獲之。又嘗破失烈吉、要不忽兒于野孫漠連。及征乃顏，脫歡弟慶童亦在軍，雖病猶力戰。

怯台二子：曰端真，曰哈答。哈答三子：曰脫歡，曰亦隣只班，曰慶童。脫歡二子：曰塔失帖木兒，曰朵來。塔失帖木兒一子，曰匣剌不花。自怯台而下凡九人，皆封郡王云。

鎮海

鎮海，怯烈台氏。初以軍伍長從太祖同飲班朱尼河水。與諸王百官大會兀難河，上太祖尊號曰成吉思皇帝。歲庚午，從太祖征乃蠻有功，賜良馬一。壬申，從攻曲出諸國，[6]賜珍珠旗，佩金虎符，為闍里必。從攻塔塔兒、欽察、唐兀、只溫、契丹、女直、河西諸國，所俘生口萬計，悉以上獻，賜御用服器白金等物。命屯田於阿魯歡，立鎮海城戍守之。

壬申，從太祖謀定漢地，師次隆興，與金將忽察虎戰，矢中臆間，裹瘡而出者復數四，軍聲為之大振。既破燕，太祖命於城中環射四箭，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，悉以賜之。尋拜中書右丞相。

己丑，太宗即位，扈從至西京，攻河中、河南、（均）〔鈞〕州。[7]癸巳，攻蔡州。以功賜恩州一千戶。先是，收天下童男童女及工匠，置局弘州。既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戶，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，皆分隸弘州，命鎮海世掌焉。定宗即位，以鎮海為先朝舊臣，仍拜中書右丞相。薨，年八十四。

子十人，[8]勃古思繼食其封邑。從世祖征花馬大理，率兵千人，結浮橋于金沙江以濟師。中統初，論功授益（州）〔都〕等路宣撫使，[9]賜金虎符、玉帶。三年，改東平路副達魯花赤，討平叛寇。尋遷濟南等路宣慰。至元二年，遷南京路達魯花赤。四年，討平薪縣叛民。以病乞謝事，特授保定路達魯花赤，賜錢一萬貫，歸老于家，卒年八十一。

肖乃台〈〔抹兀答兒　兀魯台〕〉[10]

肖乃台，禿伯怯烈氏，以忠勇侍太祖。時木華黎、博兒朮既立為左右萬戶，帝從容謂肖乃台曰：「汝願屬誰麾下為我宣力？」對曰：「願屬木華黎。」即日命佩金符，領蒙古

軍，從太師國王為先鋒。

兵至河北，史天澤之父率老幼數千詣軍門降。國王承制，授天澤兄天倪河北西路都元帥，領真定。乙酉，天澤送母還白霤，副帥武仙殺天倪，以真定叛。經歷王縉追天澤至燕，請攝主帥。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軍前言狀，且請援兵。國王命肖乃台率精甲三千，與天澤合兵進圍中山。仙遣其將葛鐵槍來援，肖乃台撤圍迎之，遇諸新樂，奮擊敗之。會日暮，阻水為營。肖乃台料其氣索必宵遁，乘勝復進擊，大敗之，擒鐵槍。中山守將亦宵遁，遂克中山，取無極，拔趙州。仙棄真定，奔西山抱犢寨。肖乃台與天澤入城，撫定其民。未幾，仙潛結水軍為內應，夜開南門納仙，復據其城。肖乃台倉卒以步兵七十踰城奔藁城。遲明，部曲稍來集，兵威復振，襲取真定。仙棄城遁。將士怒民之反覆，驅萬人出，將屠之。肖乃台曰：「金氏慕國威信，俟我來蘇，此民為賊所驅脅，有何罪焉？若不勝一朝之忿，非惟自屈其力，且堅他城不降之心。」乃皆釋之。

初，仙之叛也，其弟質國王軍中，聞之遁去。肖乃台遣弟撒寒追及於紫荊關，斬之，俘其妻子而還。乃整兵前進，下太原，略太行，拔長勝寨，斬仙守將盧治中，圍仙於雙門寨，仙遁去。引兵出太行山東，遇宋將彭義斌，與戰，敗之，追至火炎山，破其營，擒義斌斬之。至大（明）〔名〕，[11]守將蘇元帥以城降，遂引兵臨東平，敗安撫王立剛于陽穀，[12]圍東平。立剛走（連）〔漣〕水，[13]金守將棄城遁，他將邀擊敗之，遂定東平。又與蒙古不花徇河北懷、孟、衞，從國王定益都。

壬辰，度河，略汴京，徇睢州，遇金將完顏慶山奴，與戰，敗之，追斬慶山奴。金主入蔡，諸軍圍之。肖乃台、史天澤攻城北面，汝水阻其前，結筏潛渡，血戰連日。金亡，朝廷以肖乃台功多，命併將史氏三萬戶軍以圖南征，賜東平戶三百，俾食其賦，命嚴實為治第宅，分撥牧馬草地，日膳供二羊及衣糧等。以老病卒于東平，歸葬漠北。子七人，抹兀答兒、兀魯台知名。

抹兀答兒，歲戊戌，從國王忽林赤行省于襄陽，略地兩淮。己未，從渡江，攻鄂州，以功賞銀五十兩。中統元年，追阿蘭答兒、渾都海，預有戰功。二年，從北征，敗阿里不哥於失木禿之地。三年，又與李璮戰，有功。國王忽林赤上其功，奉旨賞銀五十兩，授提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魯花赤。卒。子四人，火你赤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。

兀魯台，中統三年，從石高山奉旨拘集探馬赤軍，授本軍千戶。至元八年，授武略將軍，佩銀符。十年，攻樊城有功，換金符，武德將軍。十一年，渡江有功，賞銀三百兩，改

武節將軍。十二年四月，軍至建安，[14]卒于軍。

子脫落合察兒襲職，從參政阿剌罕攻獨松關有功，陞宣武將軍。尋命管領侍衞軍。樞密院錄其渡江以來累次戰功，十八年，陞懷遠大將軍。二十年，江西行省命討武寧叛賊董琦，平之，改授虎符、江州萬戶府達魯花赤。二十四年，移鎮潮州，值賊張文惠、羅半天等嘯聚江西，行樞密院檄討之，領兵破賊寨，斬賊首羅大老、李尊長等，獲其偽銀印三。卒于軍。

吾也而

吾也而，珊竹氏，狀貌甚偉，腰大十圍。父曰圖魯華察，以武勇稱。太祖五年，吾也而與折不那演克金東京，有功。[15]九年，從太師木華黎取北京，[16]領兵為先驅，下之。捷聞，授金紫光祿大夫、北京總管都元帥。留撫其人，綏懷有方，自京以南，相繼來降。

時金將撻魯以惠州漁河口為隘，有眾數萬，圖復北疆。吾也而以銳兵千人擊摧其鋒，殺數千人，獲其旗鼓羊馬，斬撻魯於軍中。有趙守玉者，據興州，吾也而討平之。

十一年，張致以錦州叛，又攻破之。木華黎大喜，以馬十匹、甲五事，賞其功。十二年，興州監軍重兒以兵叛，吾也而往征之，賊軍射殺所乘馬，軍士憤怒，奮戈衝擊，大破賊軍。十五年，從征山東，大戰東平，馳赴陷陣，生挾二將以還。木華黎壯之，以功上聞。十六年，從征延安，矢中右股，力戰破之。俄又取葭、鄜二州，擒金臬將（金）〔張〕鐵槍以獻。[17]十七年，克鳳翔及所屬州郡。十八年，從帝親征河西，明年下之。詔賜吾也而馬五匹、甲一事。二十年，從木華黎圍益都。[18]越二年，下三十餘城。

太宗元年，入覲。命與撒里答火兒赤征遼東，下之。三年，又與撒里答征高麗，下受、開、龍、宣、泰、葭等十餘城。[19]高麗懼，請和。吾也而諭之曰：「若能以子為質，當休兵。」十三年，遣其子綽從吾也而來朝。帝大悅，厚加賜予，俾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泰州開元府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，佩虎符。

憲宗元年，召問東夷事，對曰：「臣雖老，倘藉威靈，指麾三軍，敵國猶可克，況東夷小醜乎？」帝壯其言，問：「飲酒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唯所賜。」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，素以酒稱命，與之角飲，帝大笑，賜錦衣名馬。俄謝病歸。七年，復來朝，帝憫其老，謂曰：「自太祖時效勞至今者，獨卿無愆。」賜賚甚厚，以都元帥授其中子阿海。八年

秋九月辛亥，夜中，星隕帳前，光數丈，有聲。吾也而曰：「吾死矣。」明日卒。年九十六。

子四人，霅禮最有名，太宗時授北京等路達魯花赤。至元七年，改授昭勇大將軍、河間路總管。

曷思麥里

曷思麥里，西域谷則斡兒朵人。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，後為谷則斡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。太祖西征，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長迎降，大將哲伯以聞。帝命曷思麥里從哲伯為先鋒，攻乃蠻，克之，斬其主曲出律。哲伯令曷思麥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，若可失哈兒、押兒牽、斡端諸城，皆望風降附。

又從征你沙不兒城，諭下之。帝親征至薛迷思干，與其主扎剌丁合戰于月（亦心）〔戀〕揭赤之地，[20]敗之。追襲扎剌丁等於阿剌黑城，戰于禿馬溫山，又敗之。追至憨顏城西寨，又敗之。扎剌丁逃入于海。曷思麥里收其珍寶以還。取玉兒谷、德痕兩城。繼而憨顏城亦下。

帝遣使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。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、失兒灣沙等城，悉降。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，以兵拒敵，皆戰敗而降。又招降黑林城，進擊斡羅思於鐵兒山，克之，獲其國主密只思臘，哲伯命曷思麥里獻諸朮赤太子，誅之。尋征康里，至孛子八里城，與其主霍脫思罕戰，又敗其軍，進至欽察，亦平之。軍還，哲伯卒。

會帝親征河西，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繖迎見于阿剌思不剌思，帝顧羣臣曰：「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，其軀幹雖小，而聲聞甚大。」就以所進金寶，命隨其力所勝，悉賜之。仍命與薛徹兀兒為必闍赤。未幾，曷思麥里奏，往者嘗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，宜令扈從征河西，許之，命常居左右。至也吉里海牙，又討平失的兒威。

從太祖征汴，[21]至懷孟，令領奧魯事。帝由白坡渡黃河，會睿宗兵攻金將合達，敗之，回駐金蓮川。壬辰，授懷孟州達魯花赤，佩金符。癸巳，金將強元帥圍懷州，曷思麥里率其眾及昔里吉思、鎖剌海等力戰，金兵退。又遣蒲察寒奴、乞失烈札魯招諭金總帥范真率其麾下軍民萬餘人來降。

己亥六月，帝以曷思麥里從軍西域，宣力居多，命其長子捏只必襲為懷孟達魯花赤，次子密里吉襲為必闍赤，令曷思麥里為扎魯火赤，歸西域。大帥察罕、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，帝允其請。庚子，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，所隸州郡不從命者，制令籍其家。乙卯五月卒。

子密里吉復為懷孟達魯花赤。中統三年，從攻淮西，與宋戰死。

校勘記

↑ 湖廣行省左丞　道園類稿卷四二立只理威神道碑「左丞」作「右丞」。按碑文，前有「八年，進左丞」，于此復云「進拜」，疑作「右丞」是。

↑ 崑（崙）〔崳〕山　本書二０二釋老傳有「自崑崳歷四載而始達雪山」，據改。按崑崳山在今山東。

↑ 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眾來侵兵戰不利　此句不文，史文倒舛。按怯列亦為部名，哈剌哈真沙陀為地名。參以本書卷一太祖紀癸（丑）〔亥〕歲條、聖武親征錄、拉施特史集及元朝祕史，當讀作「怯列亦等帥眾來侵，兵戰哈剌哈真沙陀，不利」。蒙史已校。

↑ （木）〔亦〕八哈別吉　按元朝祕史作「亦巴合別乞」，拉施特史集譯音同，據改。新編已校。

↑ 亦剌哈〔台〕　據上文補。本書卷一二二昔兒吉思傳作「亦來哈觧」。

↑ 曲出　疑此即本卷曷思麥里傳及聖武親征錄等書所見「曲出律」。按曲出律係人名，本書卷一二一抄思傳作「曲書律」，卷一太祖紀元年、三年條及遼史天祚帝紀附西遼天禧作「屈出律」，元朝祕史作「古出魯克」。

↑ 攻河中河南（均）〔鈞〕州　從道光本改。按均州當時屬宋，此敍鎮海從元太宗攻金河南事，地望不符。本書卷二太宗紀四年正月壬寅條有「攻鈞州，克之」。

↑ 子十人　按圭塘小藁卷一０鎮海神道碑作「子男一十二人」，疑此處脫「二」字。

↑ 授益（州）〔都〕等路宣撫使　據圭塘小藁卷一０鎮海神道碑改。元書已校。

↑ 〔抹兀答兒兀魯台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至大（明）〔名〕　道光本與本書卷一五一王玉傳、趙天錫傳、卷一五二王珍傳合，從改。

↑ 安撫王立剛　按此人即金史卷一０二之蒙古綱，其傳云「本名胡里綱」。本書卷一四八嚴實傳作「和立剛」，遺山集卷二六嚴實神道碑作「何立剛」。疑此處「王」字誤。

↑ （連）〔漣〕水　據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軍至建安　按本書卷八世祖紀與卷一二七伯顏傳，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師次建康。十一月乙亥，參政阿剌罕等為右軍自建康趨獨松嶺。元書改「安」為「康」，疑是。

↑ 太祖五年吾也而與折不那演克金東京有功　本書卷一二二槊直腦魯華傳及聖武親征錄、元朝祕史、金史卷一三衞紹王紀、卷九九徒單鎰傳此事皆繫六年辛未，此處作「五年」，誤。元書已校。

↑ 九年從太師木華黎取北京　按本書卷一太祖紀十年乙亥二月條、卷一一九木華黎傳、卷一四七史天祥傳，事在元太祖十年。元書改「九」為「十」，是。

↑ 擒金臬將（金）〔張〕鐵槍　道光本與本書卷一一九木華黎傳、卷一四七史天倪傳附史樞傳合，從改。按張鐵槍即張資祿。

↑ 二十年從木華黎圍益都　按本書卷一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九月條、卷一一九木華黎傳附孛魯傳、卷一四七張柔傳，圍益都在元太祖二十一年，蒙史補「一」字，是。又，時木華黎已死，其子孛魯嗣國王，當是修傳者誤改「從國王」為「從木華黎」。

↑ 下受開龍宣泰葭等十餘城　高麗無「受州」。按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辛卯十八年十月癸酉條，高麗軍與蒙古兵戰于安北，大敗，城隨陷。安北稱大都護府，領宣、龍、嘉、泰等防禦郡二十五，後置安州萬戶府。此處「受」疑為「安」之誤。又高麗無「葭州」，疑「葭」為「嘉」音同之誤。

↑ 戰于月（亦心）〔戀〕揭赤之地　蒙史云：「月亦心揭赤上三字為『月戀』之誤，即烏龍傑赤異譯。」從改。

↑ 從太祖征汴　按本書卷二太宗紀，此處實記元太宗朝事，「祖」當作「宗」。新編已校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